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禪真後史
第三十七回 厚贈侍兒為妾媵 議艾權惡謁相知

詩曰： 深恩欲報愧無因，贈妾何辭一小春。
遣送甚豐毋足羨，德門應兆產麒麟。
權奸肆惡荼毒酷，慘毒非常誰與並。
批鱗讜諫動宸衷，名傳千古稱忠盡。

話說老蒼頭領小主之命，復進城內來，偶於衙前遇著值堂吏曹珠，原質瞿家屋子居住，因此兩下廝熟。當下蒼頭扯曹珠到僻靜處，細問縣爺審判西魚事體。曹珠悄悄道：「敝主盡法拷訊，這賊一筆供招。及後扳出印常侍主謀，敝主一時疾作，當夜叛賊即斃於獄。我等暗裡揣摩，夫人也姓印氏，莫非個中有甚來歷？說便這等說，老哥外面休得聲揚取禍。」老蒼頭點頭應諾，急急回家，將曹珠所言對小主說了。瞿琰想起，昔年關赤丁遭印星毒害，印常侍復遭刺客於途中謀殺劉兄，久欲與之計較，劉兄力阻不從，這還是私仇，猶可姑恕；今結交妖黨，潛謀不軌，乃朝廷大事，豈容坐視？那縣官必係印賊爪葛，故而徇私滅跡。倘使群黨乘間竊發，殺戮生靈，急切裡何以處之？

次早，令家僮結束行囊，打點赴京。瞿琰道：「愚兄病軀，仗賢弟相陪調攝，賴以痊可。今一旦棄撇而去，倘舊病復作，如之奈何？況你嫂嫂又不許我進房，靜悄悄一人獨守書齋，豈不悶死人也！」瞿琰道：「二哥精采倍常，諒無復病之患。但書室靜坐，實是悶人。弟送一麗妾侍奉，管教兄不寂寞。」瞿琰歎氣道：「娶妾已成畫餅，三弟說他做甚？」瞿琰道：「中年無嗣而娶妾，理之自然。況二嫂對眾面許，諒無他變，二哥安坐受妾便了。」瞿琰笑道：「賢弟饒了罷，休使我病軀重復愜氣。」瞿琰道：「大丈夫何儒怯若此？」瞿琰唯唯無言，俯首尋睡。瞿琰即時寫下請帖，付與蒼頭，接車雲甫、滑道士，立候有話，切莫耽擱。蒼頭取路入城，先見了車雲甫，遞上柬帖，備道來意。車雲甫先自出城，隨後，滑道士乘轎趕到。瞿琰迎入客廳，敘禮罷，一面整酒相待。滑道士先開口道：「相公乘夜相招，叨此盛設，不知有何見諭？」瞿琰道：「且吃三杯，從容告稟。」大家又吃了數巡酒，瞿琰舉起大觥，滿斟佳醞，奉與二老。二老接了，一飲而罄。瞿琰親自執壺，又敬了一杯。

車雲甫、滑道士又飲乾了。瞿琰道：「今日屈留二長者一敘，非為別事，只因二家兄中年無嗣，久欲覓一妾媵，奈無可意者。日前於黨宅見侍女小春，端方穩厚，規模似乎有福。愚意欲煩二長者為伐，送聘禮與黨嫗，娶此女為家兄之妾，未知尊意允否？」車雲甫道：「黨嫗念相公全家活命之恩，朝暮對天焚香拜禱，祈祝相公青春顯耀，福壽無疆。今要此侍女，立刻可至，何須叨此盛席！」滑道士笑道：「自古說：成不成，兩三瓶。這酒席也是要。此親事我二人去講，不由黨媽媽不允！三相公可選定吉日，抬人過門便了。」瞿琰道：「姻緣事非可勉強成就，老法士莫說的甚易了。若得二長者贊襄，黨嫗概允，即時送禮抬人，也不必選日了。」車、滑二人欣然允諾。大家又吃了一（宜及早進京，與劉兄說知，奏聞皇上，早加剷除，方免大患。）回酒，就於瞿家客廳歇宿。次日，吃罷早膳，瞿琰令家僮牽過兩匹馬來，請二人乘了，相別而去。有詩為證：

為兄求妾請星期，二老頹然醉玉卮。
今日御溝流絳葉，他年枯蚌出明珠。

且說車、滑二老還回城裡，到黨家見了荀氏，備言瞿相公所托之事。荀氏道：「瞿相公娶小春與令兄為妾，此女終身有倚，我亦放心得下。煩滑師太、車老丈為主，送此女到瞿門便是，何必行財過聘？縱然拿禮來時，老身斷然不受！」滑道士道：「知恩報恩，甚是老媽媽的好處。然無聘禮難以娶人，連我等媒錢也沒邊際了。」大家齊笑起來。二人復上馬出城，見瞿琰道知荀氏來意。瞿琰樂然，請二人進書房見了瞿璿，將此事細細說了。瞿璿道：「這事出於不意，豈期弄假成真！」

瞿琰道：「尊意久欲如此，心中單怕一人。」一齊撫掌大笑。

瞿琰又入後軒，請瞿穀並母親、二嫂出來，將替二哥娶妾之事說了一番。瞿穀道：「賢弟張主便是，何必稟聞於我？」媼姨道：「汝小小年紀，專一扯虛頭，招人嗟恨。倘二娘不喜，如之奈何？」聶氏道：「小叔不要聽娘的說話。我向日曾立誓，二哥不娶妾生子，決不相見。一言既出，駟馬難追。我做嫂的，焉有更變？」瞿琰躬身行禮道：「賢哉二嫂也。」媼身便走。聶氏扯住道：「三叔為兄娶妾，財禮出於何典？」瞿琰道：「聘禮一力包辦，不勞嫂嫂費心。」說罷，逕入書房，取出禮銀八端、聘儀百兩，交與二媒，往黨家送上。荀氏收了，忙忙整辦妝奩衣飾，不下數百金。又將原禮帶回，就煩二老丈送小春往瞿家來。此時瞿家預先備下筵席，延請親友鄰族拜見飲酒，只有聶氏閉門不出。當夜，酒闌人散，眾婢僕秉燭送瞿璿、小春歸書房裡來。瞿琰自陪滑道士、車雲甫客廳宿了。次早，二老作別自去，謝媒禮物不復煩絮。

且說數日後，瞿琰行囊已備，辭別母親、兄嫂，帶了兩個小廝，取路進京。一路上風景不能盡述。不一日，早到長安，逕往樞密府來，見了劉仁軌夫婦，歡喜無限。劉仁軌當晚整酒洗塵，彼此道了間闊之情，又把家事說了一遍。瞿琰將黨家二女被魔、至於史西魚斃獄前後事跡，說與兄嫂知道。劉仁軌道：「此事的係印豎通妖作叛無疑。我初抵京時，李樞密當朝秉政，此賊兀自藏首縮尾，不敢鳴張。近日李公辭疾歸閒，這賊與許敬宗內外連結，總理朝綱，官家寵任，誰敢觸忤於他？況樂知縣斃犯滅跡，難以奏聞。」瞿琰道：「向日私憾，哥哥不與交論，是君子不報無道之義。今印豎結黨謀叛，乃國家大事，待其竊發，上危社稷，下害生靈，豈忍箝口不言？」劉仁軌道：「事雖重大，奈無蹤跡可乘。倘激聖怒，誰能分解？」瞿琰愀然不樂。龍氏道：「小叔且省煩惱，緩緩從長計較。」三人正議論間，門吏忽報戴爺相訪。劉仁軌忙整衣冠出迎。

瞿琰問道：「甚麼戴爺，大哥如此迎候之速？」龍氏道：「戴公官居平章，諱至德，近日與你哥哥交契甚厚，今來相訪，必有事故。」叔嫂逕出廳後軟門邊竊聽。只見賓主敘禮罷，劉仁軌拂衣遜坐。戴至德道：「小弟有一密事奉聞，乞於靜室中一談方妙。」劉仁軌即攜手進穿堂來。龍氏、瞿琰急閃進側廊避之，讓二人步入書室中坐定，又於窗外私窺。戴至德道：「數日不面，豐彩倍常。然尊顏似含不豫之色，何也？」劉仁軌即將瞿琰所說，備細剖露。戴至德道：「這闖賊門下所用之人，盡係凶徒妖黨。那不軌之謀，容或有之。奈事跡未彰，難於陳奏。這賊現露一樁至毒至惡慘酷之孽，故私謁叩陳，密相計議，怎能面聖力言，將印豎解屍剖骨，為萬民泄忿，我等死亦暢快。」劉仁軌道：「暗合妖黨，潛行悖逆，此賊已應滅族。尚有甚至惡之禍，乞大人賜教！」戴至德道：「數日前，小弟偶於御道行過，有一貧士攔街聲屈。小弟停車，細詢其冤。彼言姓韓名相，儒業無成，室如懸磬。因地方報稱常侍印爺收錄幼童，演習歌舞，但選眉宇清秀、面麗潔白者，售價數十金。那韓相人貧志短，將長子壽微年甫十歲、次子顯微年甫七歲，需索重價入手，將二子賣與印府去了。」劉仁軌道：「印豎既收錄歌童，二小子已得安身之所，何慘毒之有？」

戴至德長笑道：「可憐，可憐！若演習歌舞，何云慘酷？這賊子以一介匹夫，日近龍顏，那赫奕受用不下於官家，然所慮者惟壽耳。差人遍訪名山仙境，祈求長生不老之術。有一方士暗獻龍髓萬壽丹，服之可以不死。這賊子大悅，留方士於私宅整理藥餌。老大人你想，那龍髓是什麼物件？」劉仁軌道：「不過是龍肝鳳髓之類，總屬荒唐。」戴至德道：「如取龍肝鳳髓，何足為奇？原來那方士傳授秘訣，將赤金打成上平下銳的管子，炙於烈火之中，把肥胖孩童背剪綁縛於樁上，分開頂發，伺候印賊取過炙熱空心金管，照童子頂心鑿下去，吸那腦髓來吃，用至四百九十人，自能延齡千壽。韓相二子，俱罹慘害，故此稱冤叫屈。小弟已慰彼暫回，從容探聽的實，再行區處。日昨印戟門客駱擢突至敝衙，說這斯已吸下三百九十七童之腦，奈一時無處尋覓，不能完其七七之數。偶窺見駱擢幼弟，年方六歲，重價購求。駱擢受銀伴允，暗負幼弟逃奔出首，懇求為百姓伸冤。劉大人你想，世間有這樣癡蠢狠毒之徒！若不奏聞皇上，則此豎肆惡無窮際矣。」劉仁軌道：「當初商紂是一天子，單思著薑虺炮烙之刑，剖心斷脛之酷，終於身死國亡，貽笑千古。諒印戟不過是一闖豎，怎敢行這忍心至毒之事？惡貫滿盈，未有不敗者也。」戴至德道：「明日早朝，小弟

率韓相、駱籙，候大人一同見駕，面執其惡，諒彼無可逃避。」劉仁軌慨然允諾，二人就於書齋內小酌數杯散訖。

劉仁軌即對夫人、瞿琰說其大概。瞿琰道：「此事大嫂與弟適已竊聽矣，大哥入朝，攜帶兄弟一往。」劉仁軌道：「汝前上表辭官，聖上又不宣召，怎好進朝面駕？」瞿琰道：「弟陪兄同去，暫於午門外站立，待戴平章劾過那事，大哥乘機將史西魚妖黨奏聞，設或至尊尊詰，可言弟親身經歷，悉知備細。弟於午門外候旨。官家若召我時，自有對答之言，管取無累於大哥也。」龍氏笑道：「弟兄骨肉，何累之有？你哥哥以一介布衣，官居二品，富貴極矣。倘有變端，只索掛冠歸去。但小叔未諳朝儀，怎好見的天子？」瞿琰道：「舞蹈之禮，久於書館中演習，明日見君，何患失儀？」劉仁軌道：「見官裡不是耍處，稍有差誤，立遭譴責，賢弟務宜謹慎，切勿孟浪！」瞿琰道：「不須叮囑，臨期自有斟酌。」弟兄們議罷安宿，不題。

且說戴平章別了劉尚書回府，乘夜呼喚韓相、駱籙聚於一處。次早，天子臨朝，百官不約而會，同入朝班，山呼舞蹈畢。

此時，唐高宗御極，武后垂簾於後；政無大小，皆預聞之；天下大權，悉歸中宮；黜陟生殺，出於其口，天子拱手而已。中外謂之「二聖」。有詩為證：

玉座羈縻類伏龍，權操生殺屬中宮。

陰陽失位綱常紊，萬乘何如田舍翁。

當下百官朝見天子，隨班退出。單有吏部尚書劉仁軌、平章戴至德執簡當胸，俯伏於御案之前。天子道：「諸官皆退，二卿獨留，何也？」劉仁軌道：「臣吏部尚書劉，有事奏陳陛下。」戴至德道：「臣同三品平章事戴，有事奏聞陛下。」天子道：「二卿有言，當秉公陳說，朕當默聽。」戴至德道：「臣單為中官印戟肆惡虐民，潛伏不軌，若不及早誅夷，必有玷於社稷。」天子失驚道：「司宮掌理奏疏，出入禁闈，未嘗離朕左右，怎能潛謀不軌？卿家休得妄言！」戴至德道：「聖明之下，焉敢妄言？如有一字之妄，自干天殛。」天子回頭四顧，只見印戟站於龍座之側，天子點頭道：「汝來，試聽戴平章講話。」

印戟趨出，俯伏道：「奴婢供役宮禁，咫尺宸威，一舉一動，難逃聖鑒，平章何得遽言叛逆，欺誑聖聰？」戴至德道：「印戟積惡，擢髮難窮，叛逆之謀，的有實據。只今殺害五百生靈，以圖長壽。即此一端，亙古及今，未見之慘。雖剝骨粉身，不足以償其罪。」天子失驚道：「延齡積壽，重乎滌身潔行。況殺生乃持戒之首，何以妄害數百生靈？卿言及此，朕甚駭然。」

印戟道：「奴婢托萬歲爺天恩，年逾耳順，即刻受戮，已不為夭，何苦傷生戕命、摳肉補缺？不要講數百條性命，但無故殺一雞犬，便覺寒心，怎忍傷及萬歲爺良民赤子？只此一節，足顯戴平章妝誣坑陷，欺滅聖聰。」戴至德道：「印宮官休得巧言文過，希逃法網。現有冤主韓相、首人駱籙在午門外，候旨面證。臣何為欺君誣陷？」天子道：「既有執證，速宣進見，朕辨明真偽。」黃門官奉旨急出午門，召二人入朝，俯伏階下。

天子道：「戴平章言，卿二人首告印監妄圖長壽，屠戮生靈。這事未否真偽，卿當剖露其實，朕即繩以重典。」韓相俯伏道：「臣習儒不就，家貧落魄，憑中說合，將二子賣入印府為歌童習技。誰想印中貴用方士延齡藥餌，取金管插入二子頂門，吸出腦髓食之。可憐二子死於非命，屍骨不知落於何所。可憐臣中年絕嗣，不孝之甚。無奈至於平章府告首，為二子伸冤。得見陛下，臣無任惶悚。」說罷，哽咽而泣。天子慘然道：「殘忍若此，死有餘辜！」又喚駱籙，問其出首何事。不知駱籙怎麼復奏，且看下回分解。